一、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纪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南京的活地狱（节录）

〔英〕田伯烈

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在 8 月、9 月、10 月间，从上海附近和苏州、无锡等处以及在 11 月、12 月间从杭州、镇江、芜湖、南京等处逃亡的难民，不下 1 800 万人。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的中外人士纷纷设立难民收容所，救济无家可归无路可奔的男女老幼，上海各收容所里的难民，最多时曾达 45 万人。

在华中战区内，死伤的中国士兵至少有 30 万人，平民的死伤数目，恐怕也不相上下。四乡人烟绝迹，满目荒凉，日军则长驱直入，欲囊括中国所有的财富，并消灭正在撤退中的中国军队，然而他们却大失所望。中国军队是撤退了，但几个月之内又重新组织起来。中国的财富，最主要者是能够刻苦耐劳的人民，日军愈前进，就愈把中国的老百姓赶入内地，中国民族资本家所有少数的工厂，也经过了日军的猛烈轰炸而同归于尽，所以日军可说是一无所得。

成千成万的难民，为死亡所威胁，为黑暗所包围，他们的一线曙光，只是希望能够到一个外国人管理的安全区域。去年 11 月间，上海雅坎诺神父曾在南市设立难民区，容纳 25 万人，这是一个不可掩饰的功绩。

也是在 11 月间，南京若干热心公益的人士，曾经一度讨论是否可能在南京设立同样性质的难民区，对是否可避免空军的轰炸，也曾经过热烈的辩论，一时未获结果。可是日军愈迫近南京，这一个问题也就愈见其急切，终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筹备难民区的进行事宜，希望能够获得中日双方的承认与尊重。这委员会产生了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其主席为德商拉贝（John H. D. Rabe），与国

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密切合作。

这 20 余位公正勇敢的人士，实在值得称道，所有南京的居民以及各国侨民均已纷纷设法逃避，他们却不顾本国使领馆的劝告，仍愿居留危城。后来发生的种种事态，其性质之严重，固非他们当初意料所及，可是，他们都是富有经验学识的人士，对于自身所处地位的危险，当然早就洞察无余，他们的勇毅、大公无私、热诚，以及不辞赴汤蹈火来拯救难民的决心与精神，将永被本书的读者所敬佩。

南京难民区的面积及其位置，详见第三页附图。难民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当局及其他机关的许多信函，择要载入附录之四(编者注 附图及附录本书未收)。日本当局从未有过书面答复，只在口头上偶尔表示不负责任的承认而已。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即在日军冲破了上海方面中国防线的一个月以后，日军攻入南京——中国的首都。这不失为近代战争史上的一个伟绩。可是，日军在占领区域内的暴行，却把这伟绩打下一个极大的折扣。当日军进攻南京的时候，日机曾散发传单宣称“日军将尽力保护良善的人民，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12 月 10 日，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在劝唐生智将军不战而退的传单中，也这样说“：日军对于抗日分子虽然苛酷无情，但对于非武装的平民与不怀敌意的中国军队，则采取宽宏和善的态度。’日本军队对于自己的诺言，究竟履行到什么程度，下面的事实可以显示出来。这是南京一位最受尊敬、最有声望、态度极为公正的外侨，于 12 月 15 日写给上海友人的一封信，把日军占领南京后几天内的情形，加以扼要而明白的叙述：

“南京的日本军队已经失去了声誉。日本军队本有极好的机会获取中国人民和外侨的尊敬，这机会也给他们抛弃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撤离南京时，秩序确多紊乱。日本一向夸耀它是有秩序有组织的国家，所以当日军攻入南京时，曾有许多人表示宽慰，并以

为战争的紧张和空炸的危险，可暂告结束。中国军队从南京撤退时,实际上大部分的市区,并未受严重的损毁,可是其紊乱情状已造成一种恐怖空气，现在这种恐怖也可解除了。

“但在日军进城后的两天之内,整个的希望是幻灭了。连续不断地屠杀,大规模地、经常地劫掠,侵扰私宅,侮辱妇女,一切都失去了控制。外侨目睹街道上堆满了平民的尸体。在南京中区,几乎每两条横街间必有一具尸体。其中一大部分是 13 日午后及晚上日军入城时或被枪杀,或被刺死的。任何人如因恐惧(兴奋)而奔跑,任何人在黄昏以后如为巡逻日军所执,都有就地枪杀的可能。这暴行实在是无可辩解的。在难民区,在其他地方,都是如此。若干外人和有地位的华人曾目睹这些暴行，有些刺刀的伤痕，非常残酷,简直是野蛮人的举动。

“未及退出的中国士兵,都已抛弃了枪械,有的则已卸去了制服,但日军大事搜捕,(将他们)捆绑在一起而加以枪杀。据我们所知,除了行将就戮的散兵和暂充伕役(的)华人外,日本军队里面没有中国士兵的俘虏。日军曾强迫华警从难民区的一个宅子里,拉出 400 个难民,每 50 个人排成一个行列，来福枪和机关枪手押着前进，他们的命运不言而喻。

“日军进城后,对重要市区进行有计划的破坏,大小店铺,无一幸免,且由日本军官从旁指示。日本士兵最需要的是食物,但如有其他好东西,自然也弃之可惜。大批赃物,日本兵自己拿不动,就强拉伕役背负。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占领的或未经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下面的几件事情,尤其无耻 第一,日军搜劫收容所及其他避难处中的难民 第二,日军抢掠鼓楼医院职员的钱和表，以及看护妇宿舍中的物件(这些完全是美国人的财产,挂着美国国旗,并贴着美国大使馆的告示)第三,日军夺取汽车及其他财产,并先撕毁其国徽。

“强奸和侮辱妇女的事情,已经听得很多,但我们尚无暇调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不过，下面的几件事情，已足以证明局势严重之一斑，我们一位外国朋友，昨天看见日本兵闯入邻近的人家，抢去了四个姑娘。还有几位外国人看见一个新到军官的寓所中有八个年轻的女子，而他住的地方却是无人之境。

“恐怖的程度，实在不是笔墨所能形容。日本假惺惺的长官们大言不惭地说，他们对华作战的目标，是为了打倒中国政府，拯救中国民众，真不能不令人作呕三日呵！

“当然，南京日军种种恐怖残酷的行为，并不足以代表日本帝国的伟大成就，日本有许多负责的政治家、军人和公民。他们为日本自身的利益打算，应该毫不犹豫地设法补救在中国已大为堕落的地位。有少数士兵和长官确能严守纪律，顾全日本皇军和帝国的声誉，但日军的整个行动则是一个悲惨的打击。”

南京另一个外侨向上海友人报告下面的事实，他差不多是终身旅居中国的。除略去关于私人事件的部分外，其余均照原函：

“我向你们叙述一个万分不愉快的故事，你们看了以后，也许要倒胃口，这是一个充满了罪恶和恐怖的故事，简直难以令人相信，一群匪徒毫无怜悯地蹂躏着爱好和平的、和善的、守法的人民。即使只有几个人看到这封信，我也觉得这故事有加以叙述的必要，否则我的良心无论如何不能安宁。只有几个人知道这故事，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这还只是故事中的一小部分，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自己也不能断定。我希望它就可以结束，但我恐怕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还会继续发生同样的事情。我相信这是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

“现在是圣诞除夕了,我的故事就从 12 月 10 日讲起吧。在这两星期中,我们经历了极大的变化。中国军队是失败了,撤退了,日本军队攻入南京。12 月 10 日那一天,南京依然美丽如昔,还是秩序井然。今天,劫后的南京,满目荒芜,一片焦土,到处是破坏的痕迹。南京陷入彻底的无政府状态，足足有 10 天,宛如人间地狱。我

的生命并未遭遇真正的危险，但假使看到了兽性勃发或狂醉的日本兵从强奸女人的地方走出,那就决不是一件安全的事情,假使日本兵以刺刀或手枪相威胁，要你让他横行，你也会感到不知所措。日军曾通告各国侨民离开南京,最讨厌留在这里的外国人。他们不欢迎旁观者。可是,我们还要留在这里,我们看到日军劫掠最可怜的穷人,连一个铜子和一条棉被都不准保存(现在正是严冬),连黄包车伕的车子也无法幸免；我们看到日军从难民区里拖出成百成千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去枪杀,或当作练习刺戳的东西,还可以听到清晰的枪声 我们看到大批妇女跪在面前,惊惶万状,悲伤哭泣,恳求我们援助,使(她们)脱离虎口 我们看到日军侮辱我们的国旗,抢劫我们的住宅 我们看到自己所爱好的城市以及服务的机关,为日军有计划地纵火焚毁。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所看到的活地狱。

“我们自问 这现象要什么时候才结束呢 日本官方每天向我们确切表示,事态立刻就将好转,他们将尽力设法,但结果适得其反,事态一天坏似一天。据说又有 2 万日军要开到南京来了。他们是不是也要掳掠、屠杀和强奸呢？实际上可供掳掠的东西已经很少,整个城市已经是空无所有了。在上星期中,日军先把各商店各仓库里的存货,装满了一卡车一卡车搬运出去,然后将房屋付之一炬。我们知道把我们所有的存粮来供给 20 万难民,只能够再维持三星期,存煤仅足供给 10 天,不得不深切焦虑。而且即使有三个月的存粮,三个月之后吃什么呢 房屋是毁坏了,住到哪里去呢 在目前恶劣万分的环境下,疾病与疫疠一定不久就会发生,难民决不能长此生存下去。

“我们每天向日使馆去抗议,去呼吁,并且提出日军暴行的报告。使馆人员还保持着表面上的礼貌,实则毫无权力。胜利的皇军应有酬劳,那些酬劳就是随意掳掠、屠杀和强奸,以不可想象的野蛮残酷的暴行,加诸他们公告世界专诚来亲善的中国人民。日军在

南京的暴行，毫无疑义的是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过去 10 天内的事情,要一一加以叙述,未免说来话长。而且,当这些事实的真相为世人所明了时,可惜已经不是‘新闻’,而是‘旧闻’了。日本竭力向国外宣传南京已恢复了秩序与安宁,南京的居民摇旗欢呼,迎接仁慈的皇军。可是我却要从我的日记上,摘录在这期间所发生的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至少我的朋友们会感兴趣，并且藉此可以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

“信内所叙述的事情,也许会超过信上所注明发出的日期,因为我预料这封信一时不能发出的。日本方面的检查是很严密的。在南京陷落前,乘了倒霉的‘帕奈’号炮舰和美孚公司的汽船,离开南京的美国使馆人员,其他各国使馆人员以及若干外国商人,本来希望一星期内就可以重返南京,如今他们(指未被日机炸死或未受伤的人而言)却还在上游鹄候。他们离开上游,恐怕还要两星期才有可能。我们离开南京，则更遥遥无期。我们事实上是日军的俘虏。

“我在前次信中已经提及,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曾向中日双方进行交涉,要求承认难民区的中立地位,不驻扎军队,不设立军事机关,不加轰炸,使留在南京的 20 万居民,在最危急的时候,可以获得躲避的处所。因为,据我们看来,中国军队在上海附近所表现的抵抗力量,现在已被击破,他们的战斗精神也已大受挫折。中国军队不能长期抵挡日方大炮、飞机和唐(坦)克车的优越火力,加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进攻中国军队的侧翼及后方。所以南京的陷落已不可避免。

“12 月 1 日，南京市长马超俊把难民区的行政责任，交给我们,同时交给我们 450 名警察,3 万担米,1 万担面粉,一些盐,并允许拨助 10 万块钱，我们不久确就收到了 8 万元。首都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也推诚合作，肃清难民区中的军事设备，军队纪律严明,秩序很好。直到 12 日日军进城以前，还是如此。偶尔也有抢掠的事情,但限于少数的食物。外国人的财产,尤加注意保全。10 日之

前，我们还有自来水，11 日之前，我们还有电灯，直到日军进城那一天，电话始告中断。日军轰炸似乎也不以难民区为目标，所以那时的南京还相当安全，和现在的情形比较起来，真不胜有天堂地狱之感。固然，我们也有若干困难，米堆储在城外，车伕要到子弹横飞的地方去装米，不是儿戏的事情，一个车伕给弹片击伤一目，有两辆卡车曾为军队扣留。不过比较以后所遭遇的困难，那就毫不足道了。

“12 月 10 日，难民潮涌而至，所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陆军大学及其他学校，都已挤满了难民，我们不得不把收容所扩展到最高法院、法学院、华侨招待所等处，打开大门，派人照管。紫金山前日军指示炮火目标的气球，隐约可见。重炮不断轰击南门，炮弹纷纷落在城内。第二天早上，难民区的南端落了几发炮弹，在福昌饭店附近死了约 40 人。我们的稽查员德商上海保险公司的代表施佩林君（Eduard Sperling）住在福昌饭店内，受了微伤。美国炮舰‘帕奈’号溯江而上，我们放弃了乘舰离开南京的最后权利。

“我们 27 人留在南京，包括美侨 18 人，德侨 5 人，英侨 1 人，澳侨 1 人和俄侨 2 人。‘帕奈’号炮舰上，美孚和亚细亚火油公司的汽艇上，以及其他船只上，载了一批外侨驶向长江上游，他们都盼望能够早回南京。可是当他们重返南京时，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12 日那一天是星期日，我在难民区中的公事桌上埋头工作，我们的总办公处设在前外交部长张群的公馆内，很舒适，而且有南京最考究的防空壕。

“过去两天内，飞机不断在我们的头上翱翔，炮火也异常猛烈，墙坍垣倒，城南的损害，实异常惨重。中国军队的死伤数目虽不得而知，但一定是很大的。日本也承认占领南京之役，牺牲了 4 000 人。

“中国军队在 12 日午后，已经开始总退却。他们纷纷从南门退入城内，许多士兵穿越难民区，但并无越轨行动，唐生智将军曾请

求我们向日方接洽暂时的休战，施佩林君允许前往试探，但已经太迟了。唐氏当晚走出南京，全城顿时陷于混乱。去下关和江边的路上，情形狼狈异常，堆满了中国军队所抛弃的来福枪、子弹、皮带、军装、汽车、卡车等等。无数的车辆燃烧着，一片可怕的大火场。通下关和江边的城门已经关闭，恐怖万分的士兵纷纷用绳子、绑腿布、皮带和布条吊上城墙，许多人是跌死了。而最为凄惨的景象则在江边。如痴如狂的士兵，挤上江边的民船，因为载重太多，民船倾覆了，沉没了，许多人就这样溺毙了。许多人想用木筏渡江，结果也遭遇同样的命运。许多人是逃出险境了，但一两天以后，他们也许又遭遇日机的轰炸。

“有三连士兵在长官指挥之下，越过离南京以上三英里的三汊河，迎击前进的大队日军。可是，因为人数相差过巨，他们差不多全被歼灭，能够生还的似乎只有一人，而这个人恰巧是我的朋友的兄弟。第二天早上，他来看我，面述经过，他和另一个军官想泅过三汊河渡江，后者是溺死了。在黎明以前，他偷偷地攀墙入城。

“南京愉快的、和平的、有秩序的以及进步的局面，就这样暂告结束了。日军已经控制南京，恐怖、毁灭和死亡随之而来。日军第一次侵入难民区是 13 日上午 11 时，我和两个委员去招待他们，他们似乎初无恶意，可是几分钟以后，他们就杀死了因惊骇而奔跑的 20 个难民。凡遇见日军而奔跑者，一概枪杀，这似乎已经成为日军的定律。

“不及逃出的士兵躲避到难民区来，要求保护。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械后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们是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戳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拚命到底呵！

“炮火尚未全息，不过落到难民区的炮弹很少。我们的院子里曾落下若干弹片，鼓楼医院的威尔逊（Roberto Wilson）医生在手术室里，险为弹片所击，一个炮弹穿过金陵大学的新宿舍，但并无

死伤。南京最漂亮的建筑物交通部大厦,连同富丽的礼堂,已经起火了,但是否中弹起火,或为中国军队退却时放火焚烧,则不得而知了。

“14 日,日军潮水一般拥入城内,唐(坦)克车、炮队、步兵、卡车,络绎不绝。恐怖的时代随着开始,而且恐怖的严重性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他们征服了中国的首都,征服了蒋介石政府的所在地,他们是胜利者,应该为所欲为。日本飞机曾散发传单,宣称日军是中国人唯一的真朋友,日军将保护善良的中国人。于是日军随意奸淫、掳掠和杀戮,以表示他们的诚意。日军从我们的收容所拉去许多难民,最初我们以为是充伕役的,但他们一去就无音讯,恐怕永远不会重返的了。一个日本军官带着随从,在我的办公处整整花了一个钟头,研究‘6 000 名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到底在什么地方。日本兵接连四次到我们这里来,想偷我们的汽车,在别处,我们的确有三辆(汽车)给他们偷去了。索恩牧师(Hubort L. Sone)离开他的房屋不到五分钟,日本兵就把他屋上的美国国旗扯去,扔在地上,敲碎窗门,驾车逸去。他们又想偷我们的卡车,结果也给他们偷去两辆。因此我们以后便派了两个美国人驾驶汽车,为难民运输米和煤,他们对付日本偷儿的经验,可以写成很有趣的故事。日本兵还强抢鼓楼医院女看护的手表和自来水笔。

“纽约《纽约时报》记者都亭(F. Tiirman Durdin)那一天动身赴沪,但到了句容就被迫折回南京,《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史蒂尔(Archibald S. Steele)从江边回来报告,许多日本驱逐舰已开到南京,一个日本军官告诉他‘帕奈’号炮舰沉没的消息,他没有说起其他船只被击沉的消息。‘帕奈’号上的朋友们,曾竭力劝我们乘舰同去,临行时还留下许多绳子,备我们悬城而出,现在‘帕奈’号遇炸,我们却尚平安无事,想起来不免滑稽。

“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和秘书斯迈思两君,访问日军司令部,欲见负责长官,请求阻止难再容忍的骚扰行动,但长官尚未进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须等到明天。他们的访问无论如何是徒劳无益的。

“星期三,我回去视察我的住宅,已门户洞开。因为有一个日本海军的参谋人员等候着,所以我无暇细看,我便拜托另外一个在那里值勤的下级军官代为照顾。海军军官对于‘帕奈’号惨案表示深切的遗憾,但也不知其详。他说留在南京的外侨如欲赴沪,海军方面很愿派舰送去,并愿代发纯属私人事件的无线电。我交给他一个很简短的电稿:上海青年会全国协会威尔白(Wilbur),南京外侨均平安,望转告各方。同时我告诉他,除了两个新闻记者外,其余都欲留在南京,他似乎有点失望。

“我驾着汽车送他回舰,但半路上,就被一个陆军军官阻止,他说那边还在扑灭少数中国军队,因有危险,故平民不准过去。我们停止的地方恰在军政部前,目睹日军正在枪杀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和许多无辜的平民,不准我过去,原来是为了这原因。于是关口不得不走回濑田舰。但那一天下午我仍设法到下关,我是和路透社的史密斯和史蒂尔两君同行的,他们去乘日本的驱逐舰赴沪。一路之上,尸骸累累,当时的情景,真是惊心触目,难于描写,使我永不能忘。

“到了下关码头,纽约《泰晤士报》记者都亭和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孟根(Arthur Menken)两君,已经先到,他们也往上海去。码头上,我遇见日使馆的三等秘书冈村,他刚从上海来,讲起“帕奈”号惨案的详细情形。我请他同车进城,在城门口又被阻止,守兵坚不许我进城。凡是外国人一概不准入内,虽然我出城未久,也难通融。冈村代为解释,仍不得要领。冈村乃先行进城,向司令部给我设法搞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我足足等候了一个半钟头,城门口臭味扑鼻,野狗咬着尸骸。

“晚上我们开会的时候,日军把附近一个收容所中的难民1300人全数拖去,我们知道他们中间有许多当过兵的人,可是拉贝当天下午已得到日本军官的允准,不再伤害他们的性命。但现在

他们的命运却是谁都能预料的了，用绳子缚着，每 100 人缩做一团，戴帽子的，帽子都给他们抓下来，扔在地上，押向刑场前进，可是绝无呜咽的声音。我们目睹当时的情景，心里真痛楚极了。那四个广东孩子从家乡跋涉而来，参加抗战，直到昨天向我缴械，还露出很不愿意的神情，他们也算在其内吗？还有一个来自北方的高大健壮的下级军官，他最后感到幻灭时所投射的目光，至今还使我不安。他也在其内吗？我不应该说日本人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呵！我们本来相信日军当局会履行诺言，会恢复秩序，不料日军的野蛮残暴行为，竟超出了现代文明人的想象之外，而更坏的日子犹未到来。

“16 日，运输难民的粮食大成问题，日本兵还是要偷我们的汽车、卡车，我到美国大使馆向二等秘书艾奇逊（George Atcheson）商借汽车，交给米尔斯牧师（W. P. Mills）去装取难民急需的米和煤。我们这样大规模收容的难民，三只煮米的大灶，都需要大量的米和煤。我们现在已有 25 个收容所，收容所的难民每处最少 200 人，最多 1.2 万人。金陵大学全部收容了约 3 万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的妇孺，从 3 000 激增至 9 000，连甬道都挤满了难民。我们本来打算给每人占 16 平方英尺的地位，实则挤得远不及此，我们曾竭力保护妇孺的安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沃特林女士（Minnie Vautrin）、陈夫人、金陵大学的特维内姆夫人（Paul Dewitt Twinem），热心任事，勇气可佩。

“16 日早晨，我们开始听到强奸妇女的事情，据我们所知，有 100 个妇女被日军劫去，其中 7 个是从金陵大学图书馆劫去的，在家里被强奸的妇女更不知其数。许多妇女徘徊街道，寻觅安全之所。中午，金陵大学的里格斯（Charles Riggs）走来报告，所有法学院和最高法院内的难民，全被劫去，还有 50 名警察，也遭遇同样的命运。里格斯抗议无效，反受日本士兵侮辱，并为日本军官所击。日军遍体搜查，抢劫难民的一切财物。下午 4 时我们开会的时候，听

到扫射难民的枪声，这是非常恐怖的一天。

“我赴布克教授(J. Lossing Buck)处晚餐，顺便回去视察我的住宅。两面美国国旗还飘扬着，门上贴的大使馆布告也依然存在，可是门户已经洞开，进去一看，凌乱万状，所有箱橱抽屉，均被打开，阁楼上尤其扰得不成样子。被褥、衣服和食物多不翼而飞。王正廷博士赠我的麻栗树屏风架，雕刻精美，也失踪了。

“美联社记者麦唐纳(C. Yates Mcdaniel)午后乘船赴沪，我又托他带一封信，我希望你们能够收到。”

编者注　本文摘自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该书全文已收录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中。

对华回忆录(节录)

〔美〕鲍威尔

在日本攻打中国之战进行了好几个月之后，两个年轻的日本军官，同是东京军官学校(Tokyo Military Academy)的毕业生，在中国的首都南京相遇。这时是南京刚刚被日本军队占领，1937年的圣诞节以前。这两个年轻的日本军官，军衔都是少尉，一个名叫向井，一个名叫野田。这两个军官在中国首都南京的相会，对日本来说是一件相当引人注意的事；因为他们两人的“丰功伟绩”曾被报纸详加报导，同时还附带刊有他们的照片；登载在日本首都东京著名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的日刊上。

接着，我办公室的一位译员就把这两个日本军官，在中国首都南京相会的情形，简要地翻译给我听；并把那一份报纸也拿给我。

“在正式的互相一鞠躬后,这两个日本军官各自拔出他们的剑,骄傲地指着那长长的剑刃上严重的缺凹。野田少尉说:‘我已经杀了105人——你杀了多少?’向井少尉说:‘啊哈,我已经杀了106人——真是对不起!’”

这样说,野田少尉显然输了一个人。但是,《东京日日新闻》的记者却进一步解释说,向井少尉虽然比野田少尉多杀了一个中国人;但却无法证明到底谁先杀足了第100个中国人,因此,他们二人谁胜谁负,无法决定。于是,双方决议这一次的杀中国人比赛,算作平手;接下去再行比赛,看谁能够先杀死150个中国人,超过150人的大关?

《东京日日新闻》报上的这一篇报道于是说:“这一次杀人比赛,于是重新鼓足勇气,在1937年12月11日开始。目标是:150名中国人!”说起来,这两个日本军官的第一次相会,是在上海的一家夜总会,当时,他们二人约定举行杀人比赛,看谁能够首先杀死100名中国人。但是照《东京日日新闻》的记载,并没有特别说明被杀的中国人全是中国国军。事实上,中国国军在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几乎从京沪铁路线200里间的大小城市中全部撤退;日本兵也就是沿着这条铁路线从上海到达南京。因此,很可能这两个日本军官的杀人比赛所杀的,都是中国老百姓。

当日本占领了南京后,在1937年12月13日这一天,日本军队的发言人就在上海宣称,日本军队将在上海设立一座工厂,专门修理和复原军用刀剑。

这两个日本军官在南京的杀人比赛报道,透露了日本军队侵占南京后,在南京劫掠、滥杀、奸淫等无恶不作的暴行。因此,使南京城的居民们经历了一次空前的浩劫。当日军占领上海市区以及长江下游的城市时,也曾大大地劫掠、烧杀和奸淫。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对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种种暴行,早已是耳熟能详。在中国的东北,日本人常常把一个村庄的老百姓杀光宰净,然后挨门挨户地

劫掠,最后一把火,把整个村庄烧光！日本人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却借口这个村庄的老百姓窝藏游击队。

日本军队对南京居民的暴行，就像迦太基（Carthage ,非洲北部一个古老国家，公元前 146 年为罗马人所灭）当年对它的人民的暴行一样。据大多数亲眼目睹日本军人在中国种种暴行，有些甚至摄有日本军队各种暴行照片的外籍传教士说，日本军队军纪的败坏，已到了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好像是日本兵很多年来所受的仇恨外国人的教育与训练，当他们占领了南京后，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经一个国际性教会组织证明无误的一项报告说，南京大街上被日本兵任意枪杀，或者用刺刀刺得半死，随他们躺在那儿死去的中国人,简直是满坑满谷,不可胜数。如果有人企图从城里逃走,被日本兵抓住后,就被围在一起,先搜身,再用机关枪扫射 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枪毙！就是为外国传教士们创立的、平常也由外国传教士负责的所谓“安全区”，在大混乱恐怖的时候，日本兵也照样侵入，照样抓人杀人，而且常常历数天之久。日本兵喜欢把很多人围在一起,集体枪杀 再不然,就在中国老百姓衣服上浇满煤油,点火让它燃烧,把中国人活活地烧死,说这是‘点天灯”!

日本人借口说，这些被杀的中国人都是脱掉制服换穿平民衣服的中国兵，并且打算从南京城里逃走。有一次，日本兵从基督教会所成立的‘安全区’中,一个一个地抓出了 400 名中国男人,年纪大小不等,把他们编成 50 人一组,拉到南京城外,用机关枪集体枪毙！另外，日本人又常把一些中国人捆绑在木柱上，当作他们练习劈刺时的目标！有一次，日本兵侵入一所教会学校的宿舍中，把一些中国妇人和女学生统统拉走。日本军队手中从来不留一个俘虏。日本当时的宣传口号是 日本人唯一的目的,是‘解放’中国人,可是,这个‘解放’的意思实质上不过是‘肃清’而已。南京美国领事馆的一位馆员，有一天陪同一位牧师到日军司令部，准备请日军司令约束他的暴乱的士兵，结果却在日军司令部大门口被日本卫兵打

了几记耳光,污辱一顿赶走 当时南京城里的住户,几乎没有一家不曾被日本兵抢掠 而逃难的难民们,在通过南京城城门时,手中所拿的破烂小包，也难逃劫掠！

在一些教会医院里，我曾详细察看很多偷偷拍摄的被杀的中国人的照片。结果我发现在这些中国人的头上、颈上、肩上、手臂上,都有很深很深的刀痕 这都是日本兵把一种古老而十分流行的军事训练付诸实施的结果。在这种训练中,兵士们戴着很重的皮帽子、护肩和面具,各持木棍互相对准头部殴打,直到双方筋疲力竭才停止。当我在中国东北时,曾时常看到日本兵在他们的营房中接受这种训练，心中对他们能够忍受这种暴烈的打击觉得十分惊奇。但是我哪曾想到这种野蛮的训练,竟会被实际应用,而且以真刀真剑去对付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我还看到一位教会医生所拍的一张照片,那是一位中国人的后颈上的一条深深褶皱,这条褶皱就是一个日本军官用剑刺的。幸运的是这把剑很钝,因此,很奇异的是脊椎骨没有被砍断，这位中国人乃得不死！

我同时还看到很多张日本人自己偷拍的照片。大都是日本兵砍中国人头的时候所摄；而我后来获得一张看了十分凄惨的中国女人的照片,她是被两个日本兵奸污后杀死的 这两个日本兵还昂然地站在她的身旁留影！日本人有互相拍摄照片的偏好，即令是他们所作的野蛮暴行,也乐于被人拍摄！我所有的这一张照片,是从上海一家朝鲜人所开的照相馆中获得；这张照片的底片被送到这儿来冲印。由此可见日本兵希望把这些照片洗印出来,寄给日本家乡的朋友们观看。日本兵对于他们不人道的暴行,好像一点也没有觉得那是一种逾越现代战争法则，违反人类一般道德的行为！

编者注：《鲍威尔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出版，鲍威尔曾任《密勒氏评论报》主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